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5

忆阿雅

In Memory of AHYA

作家出版社

你在高原

张炜 著

5

忆阿雅

In Memory of AH YA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忆阿雅/张炜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3
(你在高原)

ISBN 978 - 7 - 5063 - 4934 - 5

I. ①忆…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4626 号

忆 阿 雅

作 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姜 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50 千

印张: 30

插页: 3

版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934 - 5

总定价: 450.00 元 (全十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自然，这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它计有十部，四百五十万言。虽然每一部皆可独立成书，但它仍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列作品。在这些故事的躯体上，跳动着同一颗心脏，有着同一副神经网络和血脉循环系统。

在终于完成这场漫长的劳作之后，有一种穿越旷邈和远征跋涉的感觉。回视这部记录，心底每每滋生出这样的慨叹：这无一不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又无一不是某种虚构。这是一部超长时空中的各色心史，跨越久远又如此斑驳。但它的主要部分还是一批五十年代生人的故事，因为记录者认为：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一段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不了解这批人，不深入研究他们身与心的生存，也就不理解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样说可能并没有夸张。

它源于我的挚友（宁伽）及其朋友的一个真实故事，受他们的感召，我在当年多少也成为这一故事的参与者。当我起意回叙这一切的时候，我想沿他们走过的每一个地方全部实勘一遍，并且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必要落实的、严密的计划：抵达那个广大区域内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要无一遗漏，并同时记下它们的自然与人文，包括民间传说等等。当时的我正值盛年，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豪志，又将遭遇怎样的艰难。后来果然因为一场难料的事，我的这个实勘行走的计划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然后不得不停下来。这是一个难以补偿的大憾。

因为更真实的追求才要沉湎和虚构，因为编织一部心史才要走进一段历史。

我起意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动手写下第一笔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末。如果事先知道这条长路最终会怎样崎岖坎坷，我或许会畏惧止步。但我说过，那实在是盛年的举意，用书中的一个角色的话说，即当时是——“茂长的思想，浩繁的记录，生猛的身心”——这样一种状态下的产物。

萌生一个大念固然不易，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为它花去整整二十年最好的光阴：抚摸与镌刻的二十年，不舍昼夜的二十年……

我是一个五十年代生人，可对这一代，我仍然无法回避痛苦的追究。这是怎样的一代，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仍然是书中的一个物，他这样谈到自己这一代：

“……时过境迁，今天它已经没有了，是的，显而易见——我是指那种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每到了这时候，我又不得不重捡一些让人讨厌的大词了。因为离开它们我就无法表述，所以我请求朋友们能够原谅……时代需要伟大的记忆！这里我特别要提到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这可是了不起的、绝非可有可无的一代人啊……瞧瞧他们是怎样的一群、做过了什么！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理想和幻觉、自尊与自卑、表演的欲望和牺牲的勇气、自私自利和献身精神、精英主义和五分之一的无赖流氓气、自省力 and 综合力、文过饰非和突然的懊悔痛哭流涕、大言不惭和敢作敢为，甚至还要包括流动的血液、吃进的食物，统统都搅在了一块儿，都成为伟大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如今不需要美化他们一丝一毫，一点都不需要！因为他们已经走过来了，那些痕迹不可改变也不能消失……”

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更多的时候是将一切掩入内心。因为我知道：你尽可以畅言，却又一言难尽。

最后想说的是，我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就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究竟为什么？我虽然没有书中一个人物说得那么豪迈——“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但也的确有过无数浪漫的想象。至今，我及我的朋友们，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

我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我忘不了那些故事和场景，每次回忆起来，都会沉浸在一些美好的时光中。

这十部书，严格来讲，即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

这是一个深入阅读的时代吗？当然不是。可是我要终止这二十年的工作吗？当然不能。

可是如此的心灵记录，竟然也需要追逐他人的兴趣？连想一下都是亵渎。

我耗去了二十年的时光，它当然自有缘故，也自有来处和去处。

作者于2009年12月16日

目 录

自 序	1
-----	---

卷 一

第一章

阿雅	3
城里的夜晚	15

第二章

柏慧	30
两个父亲	39
爱与背叛	46

第三章

外祖母的故事	55
卢叔	62
泣哭的阿雅	68

第四章

胜利者	74
关于粥的谈话	82

第五章

我的丛林	92
------	----

绝望和诅咒	100
出逃	106

第六章

寻找小屋	110
山中岁月	117

卷 二

第七章

农场之路	127
一间黑屋	134
告别	139

第八章

徘徊的城市	146
等五分钟	153
愧疚	160

第九章

痛苦的审判	166
人的热情	173
心口痛	179

第十章

诱惑	184
心中的火	192
隐秘	196

第十一章

阿蕴庄	203
-----	-----

梦魇	212
噩耗	216

第十二章

折磨	222
帐篷夜话	230
约定	236

卷 三

第十三章

聚会	245
亿万富翁	254

第十四章

山地行	264
小锚	269
义父的居所	275

第十五章

篝火夜	282
流浪男女	288
山草	296

第十六章

遗产	302
故地的创疼	308
三张纸币	314
母亲	320

第十七章

- 鼇山脚下 326
夫妻工 332
父亲的山 337

第十八章

- 岁月之手 344
祈祷 351

卷 四

第十九章

- 红马 363
一顶礼帽 369
奔走癖 375

第二十章

- 缠绵病榻 382
挣脱 389

第二十一章

- 恐惧和忧郁 399
饥饿 406
女模特 413

第二十二章

- 追逐和催逼 420
热与冷 427
无尽的远方 433

第二十三章	
回转的背影	437
五十年代生人	444
第二十四章	
父辈与远行	453
黎明是再生	462
编后记	470

卷 一

第一章

阿雅

1

她的发梢泛出一种淡黄色。我逆着太阳光线去看，发现她头发的边缘闪着大团的金色，垂落在颈上的部分拳曲成一个个圆弧，光闪闪金灿灿的……她的长颈那儿给遮去了一部分，使人看不到露在方领衫外边的肌肤。只待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偷偷去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并排着坐在一起。开始谁都不说话，待上一会儿则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中的一个，当然是我，终于稍稍活泼起来。我大胆地触动她滑爽的浓发，然后再用力握成一束——这时她的颈部会轻轻仰起一点儿，眼睛也眯起来，嘴巴微微张着。她没有责怪和反抗。这是多么适合亲吻的时刻啊。

可那会儿还不行。当时我们好比两台拒绝发动的机器，绝不能随便触碰敏感的开关。电是有的，强大的电流让人浑身战栗，在我们的周身剧烈旋转，这是彼此都能感觉到的。春天已经深入了。这儿是学校一处废弃的饲料场，是前些年大学里学农学工的时候留下来的，如今只有旁边那几间空屋、屋外几个大柴火垛。垛子旁有一条水泥台阶，我们就坐在上边。垛子散发出的气味很好闻，那是浓烈的干草味儿和一点点腐木味儿。这让我想起田野和蘑菇，想起刺猬什么的。我真想和她仰躺在一片厚厚的干草上，入夜时分看满天的星星，无拘无束地说点儿什么。我们离得近而又近，我甚至闻得到她头上颈上散发出的甜味儿。那是栀子花的气味，这不会错。不过她身上究竟怎么会有这种气味，对我倒还是一个谜。但我敢肯定那不是化妆品的味道，而是一位好姑娘身上散发出

来的气息。

干草的气味对我来说太熟悉了。一切都是它惹的祸。不知这个废弃的柴垛旁为什么堆了一大批干草，而且是新的，即虽然干干的却仍旧发绿的那种。这才是要命的东西，它散发出的香味是无可比拟的，一个人即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抵御这种气味。它一直往鼻孔里钻，让肺叶发痒，然后就使人身上涌起一股特异的冲动。我双手不自觉地衣服上搓动起来，不知该放在哪里，后来略一犹豫就按住了她的胸部。我的头也抵住了她，那巨大的重量使她一下就仰倒在干草上。当我的目光触到她的颈窝、看到隆起的乳廓时，同时也预感了某种大难来临般的恐惧。我在越来越浓的夜色里清晰地看到了她的两行长泪。我害怕了，呼一下跳起来……

那是一种少年的气息。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个怪癖，迷恋干草，喜欢一个人躺在上面想没完没了的心事。那时心事多，孤独少年嘛，总有没完没了的心事。有一阵不是失学就是逃学，我一个人在林子里徘徊，望着野地上的一切出神。有一次我醉酒一般走到了一个草寮里，那是园艺场里一处护园人的临时住处。那天正好护园人不在，接替他的是一个戴了黄色套袖的姑娘，她笑模笑样的，给我水果吃，还和我一起躺在了香气四溢的干草上。她是园艺场的会计，不知为什么身上有一种烟草的气味，但我从来没见过她抽烟。那天傍晚她一遍遍抚摸我的头发，我的身体。当她的手伸到我的小腹那儿时，我就挣脱了，跑出了草寮。可惜后来我又鬼使神差地去了那儿几次，那完全是因为好奇和倔犟。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偏要去，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黄色套袖大概有二十六岁，不过当时我却觉得她是一个年龄极大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模样：鼻梁一个漫洼，两眼像猫一样亮。她的嘴唇厚厚的，大嘴巴一下就能咬掉半个桃子。就是这张嘴巴，在天色变得乌黑时一下印到了我的脸上，猛地把我的脸弄湿了大半。她不容分说地解了我的衣服……就那样，她很快把我的周身都弄湿了。

她那会儿的声音让我一直记得。充满诱惑、恐惧，还有更多的屈辱。即便在今夜，我仍然能清晰地想起十多年前的声音，奇怪的喘气，连同她的体息。

我想拭去柏慧脸上的泪水，可又不敢。我从干草上跳起来，嘴里连连说：“啊，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她并不起来。我看到她的眼睛盯着天空稀疏的星星，叹息了一声。她坐了起来。

黄色套袖在那个时候曾经像呵气一样对我说话。她惟恐折伤了什么，小心之极地抚摸，到处抚摸。她一遍遍地动我，飞快地动，让我欲罢不能。我哭了。我因为自己的惧怕和绝望而咬住了她的头发，像撕扯一片棉絮一样撕扯不休。她怜惜起我来，终于把我放开了，伸手轻轻推了我一下，让我消逝在夜色里。那个晚上，回家之前我去了河边。我在河里愤怒地畅游和冲洗，全身都被岸上披挂下来的茅草和苇须划得血淋淋的。

此刻，在这所地质学院废弃的饲料场上，我这副被河水冲洗一新的身躯已经长到了一米七九，稍稍黝黑的面庞上有一对执拗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我如果侵犯了你，你就快些惩罚我吧。

她不愿意看我。她那高耸的胸部一起一伏，格外触目。我已经懂得这胸部的全部奥秘，糟就糟在这里。我已经无法纯洁了，糟就糟在这里。我全身灼热、毫无作为地坐在这片铺满了干草香气的地方已经十多次了，老天爷也会原谅我的。你从小养尊处优，是院长的女儿，对我拥有生杀予夺大权，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冒犯啊。可我恰恰冒犯了，糟就糟在这里。

深春的风又一次掠过这儿。干草的气息浓烈无比，荡漾起来。我正用尽全身的力气去遗忘那个草寮，突然这会儿双肩像被什么缚住一样，又好像大片大片的梔子花垂落到脸上。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亲吻弄蒙了。我同样紧紧缚住了对方。我的唇和手全在忙个不停，我的可怕而又甜蜜的造访真的在不可阻止地进行下去。我幸福得忘记了泣哭和欢笑，嘴里全是梦呓一般：“你就像一只小动物，你就像我的阿雅……”

2

“我忍不住要向你讲述阿雅的故事，可是最后都耽搁下来。它有些难言的繁琐，也可能担心引出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吧，结果总是作罢。它让我欲言又止。你会说它不过是一只小动物，大不了是一个精灵；可我说它也是一段没法遗忘的往事，一曲缠绵的老歌，一种欲望和幻想。反

正怎么比喻都不过分，都不足以倾吐和表达我心中那些曲折而深远的蕴藏。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特殊年头，在轰轰烈烈的苏醒的时代，在气喘吁吁的追赶的路上，此时此刻还是让我先停下来吧，停下来和你叙说。我这样做不是申辩不是抗议，也不是遮掩悲伤。这不过是一种回忆而已，这个世界上谁能不回想过去呢；在我这儿，这是关于爱和童年，关于残忍和怜悯，关于不幸和永生——这一切的综合。午夜啊，在我眼里你是一种悠长徐缓的黑颜色，爱欲和感动的颜色，个人的颜色。我就在这样的光色里一会儿急切一会儿沉静，一遍遍呼唤着往昔，呼唤着一个名字，再把难以启齿的什么咽下肚里，与它连在一起的那些故事也就开始了……”

那个夜晚过去了许久，我给她写了这样一封文绉绉的信，却迟迟没有寄走。只塞到校传达室的信箱里就行了，可我总是在犹豫。没有寄走，就继续写下去。我想向她解释和倾诉，怀着无比的感激和愧疚。因而而愧疚我不知道，但总觉得事已至此，我也就没有权利对其隐瞒任何事情……可是，可是我还是胆怯，小心到了极点。我害怕，无比害怕。这种恐惧将不是另一个时空另一些处境里的人所能理解的。我只好求助于文字，我一直得意于自己的文字，一不小心就要卖弄辞藻。我在绕来绕去地向她——用一种词儿，向我无比心爱的人讲出这一切。我从一只可爱的小动物讲起，因为它是绕不过去的。

“有些事情在当时不过是一闪而过，到后来却再也不能忘记。有些事情也许在最初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它却会在记忆中磨得闪闪发亮。每到沉默下来，每到属于一个人的安静时刻，它就会发出逼人的光泽……”

“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都是从那片林子开始的。”可是下面的故事，我却不敢直通通地讲下去。我的笔在这儿停下来了……它大半只能装在我的心中。

这片林子啊，我在心里说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我记忆中的一切都离不开它，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离不开了。林子里有我的、我们的一段光阴和生命，毫不夸张地说，它曾经是我们一家的活命之地，安身之地呢。我只要活着就会感激这片林子。我现在想说的是：它简直就是我的全部童年。

回味它以及关于它的一切，竟然使我永不疲倦。人长大之后总要经

历一些事情——惊险的怪诞的，曲折跌宕和难以言表的，所有芜杂和繁琐的一大沓子。不过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在渐渐淡远和飘逝，却惟独忘不掉我的林中岁月。那一片蓬蓬枝叶在我的想象中复活，许多场景可以在一瞬间变得簇新……原来童年的野花和浆果可以让人享用一生，那些永恒的朋友——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我的原野，或许能够一直陪伴我过下去……一切都像昨天发生的，刚刚发生。

童年的林子是彩色的，那里一睁眼就是逼人的绿和耀眼的红啊，当它和我共同处于色彩最鲜艳的那个季节里，我们就会与各种美丽的动物相逢。那时我在林子里每遇到一个从未见过的动物，心里就会引起长久的兴奋。我回家时要向大人描述：它的头颅、眼睛、爪子、毛色……当然这期间免不了要夸大其辞，以突出它的罕见与神奇，如特别的美丽或凶猛迅捷之类。

那一年我和妈妈在林子里发现了一种动物，它真的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当时我想这多么好啊，我们的林子又有了一个新家伙、一个谜团了，它又要让我好好追寻一阵了。不过它到底是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即便是今天对照动物图谱也搞不明白：灵猫？艾鼬？狗獾？貉？狐和豺？獾？都有那么一点儿像，可又都不是。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母亲领着我到林子里去。太阳暖融融的，正好是四五点钟，树隙闪出长长的阳光。前一年落下的松塔在脚下滚动，松针在沙土上盖了金黄色的、厚厚的一层。母亲弯腰在松针上摸索，有几个松塔被她随手拾起来。她做起活来两手很快，有时什么也不顾。我看到妈妈又一次弯下腰时，手突然一动不动了，全身凝住了似的僵在那儿。她低着头，眼睛却在向我示意什么。

我循着她的目光看去，看到十几米远的一丛小叶灌木下边，闪现出一只栗黄色的动物。它飞快地从一侧蹿到了另一侧，短短的前爪好像按住了什么。瞧它的嘴巴多么干净，当它的头向上仰去时，我甚至看清了它两个细细的粉红色的小鼻孔；还有一排尖细的牙齿，又整齐又洁白。它弓着的脊背上有棕红色的毛，尾巴又粗又长。刚开始我还以为那是一只小狗，差一点儿就喊出来。我在好长时间里凝住了神，忘记了呼吸。

我盯着它，直到它又是一个腾跃，闪到了灌木后面……它再也没有出来。

我愣在那儿，蹲在地上长时间不动。天哪，它漂亮得让人吃惊。我